



小说月报

XIAOSHUO YUEBAO

未刊精选

【短篇卷一】

马津海

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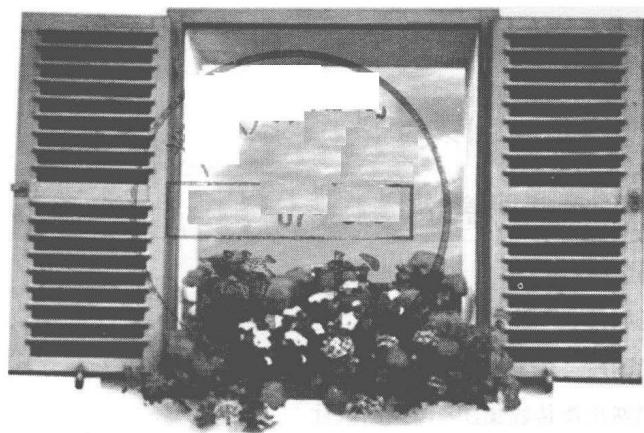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小说月报

X I A O S H U O Y U E B A O

——未刊精选——

【短篇卷一】



马津海 主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月报未刊精选. 短篇卷. 1 / 马津海主编. —
南京: 凤凰出版社, 2010. 4
ISBN 978-7-80729-735-2

I. ①小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
国-当代 IV. ①I247.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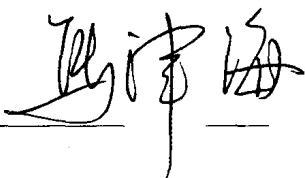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59776 号

书 名 小说月报 未刊精选(短篇卷一)

主 编	马津海
责任编辑	王如月
版式设计	尚国昌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出 品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印 刷	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(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)
开 本	700×1000mm 1/16
印 张	11
字 数	150 千字
版 次	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729-735-2
定 价	18.00 元

(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6)

作者简介



男，汉族，上世纪50年代初生人。插过队，当过工人，1978年考入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，1982年毕业，入百花文艺出版社《小说家》《小说月报》任文学月刊编辑。90年代初就职《小说月报》主编，任期内，该刊从单一版本期发10余万册，发展为4个版本期发80余万册，成为国内发行量第一的文学期刊。荣获首届、第二届、第三届国家期刊奖。个人荣获全国第五届百佳出版工作者奖。

Copyright © 2006 John Wiley & Sons, Ltd.

1 门牙 / 尤凤伟

16 塑佛 / 聂鑫森34 花忙子的春天 / 迟子建55 红色娘子军 / 蒋韵66 民风 / 关仁山78 紫砚 / 谈歌88 满月同行 / 潘向黎102 桃花渡 / 叶弥

114 推销员为什么失踪 / 王手

135 等冯欠欠离婚 / 晓苏

150 暴风刮过铁幕 / 王棵

162 秦淮 / 娜彧



门牙

尤凤伟

三年前马树德外出打工，临走对新婚妻子说了句温情脉脉且富于诗意的话：亲爱的菊，我会在麦花飘香时节回来投入你的怀抱。如果将这话的“水分”晒干，那就是说他会麦收时回来和老婆一起割麦子。不知错了哪根经，念书只念到初中的马树德说话总是文诌诌酸溜溜，像个有大学问的人。可从另方面说他大概算不上个大丈夫，有道是“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”，他对菊许下的美丽诺言并没有兑现，麦熟时他没有回乡，在电话里对菊说工程正紧，老板不准假。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讲出口，就是一直没开到工钱，老板放言必须干到年底才能开。菊倒没抓住他的承诺不放，只简单说句你看着办吧。到了年根儿，老板仍旧不给大伙开工钱，理由是所承包的工程是垫资施工，甲方市质监局不付工程款，他没咒念。他没咒念树德也没咒念，只好给菊打电话，告知实情，说大伙谁都不敢走，怕老板跑了找不着人要钱。菊仍淡淡说句你看着办吧。过了年，又过了“五一”劳动节，工资的问题仍没得到解决。树德不知该怎么向菊交代，迟迟没打电话，不料

菊倒给他个惊喜,自己跑来找他了,也没多住,三个白天连着三个夜晚。回去过了两个月,菊在电话里报来喜讯,说她怀孕了。树德听了惊喜不已,新婚时两人天天粘在一块都没能怀孕,这遭短短几天便大功告成。树德于欣悦中苦于不能在这人生最最重要时刻陪在菊身边。尔后时光荏苒,就不断从菊那里得到相关信息:儿子出生了;儿子会爬了;儿子会走了;儿子会说话了;儿子能在地里撵蛤蟆了……也就在儿子能与动物交手时树德如释重负,欠薪问题得以解决,他拿到了拖了三年之久的工钱。他迫不及待地告知菊他要立刻回家,马不停蹄。让他多少有些费解的是菊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兴奋,还是那句不变的“你看着办”的话。

不管怎么说,马树德终是如愿以偿,兴冲冲回家看老婆孩子了。

这日到家天已落黑,树德见到菊头一句话是宝宝呢,菊告诉他孩子在他奶奶家。树德略感失望,轻轻“嗯”了声,之后亢奋顿起,上前一步将菊拦腰抱住,上下掂了几掂,一摆腰撂在炕上。事情就开始做起。不晓得是功课荒废,还是菊忸怩不予配合,小夫妻“久别”不仅没有“胜新婚”,反倒是兵溃城门,十分不尽人意。树德就有些尴尬,自语般念咕着:黑下吧,黑下吧。菊明白他的意思,不吱声。

树德和菊一起去爹妈家,顺便接儿子马保栓。名字是爷爷给起的,树德并不满意,觉得有些庄户,跟不上时代,他自己查字典取了个名叫马骏,打算等孩子上学时改过来。当然这事现在还不能说,马保栓还是马保栓。进门才晓得小保栓睡了。树德顾不上和爹妈说话,几步蹿到炕边,观赏自己和菊的爱情结晶。顶棚上吊着个五瓦灯泡,光线昏暗,看不清细部,只能看出儿子小脸的轮廓,很俊秀的,像菊。这时他心里就像人们常说的“像有块糖在慢慢溶化”,他转头看了菊一眼,想说句菊你劳苦功高呵,可眼光碰到爹妈,就将话咽进肚里。心想这句话是无论如何要对菊讲的,等出了爹妈家就讲,这是她应得的待遇,也是自己应有的感激。

晚饭在爹妈家吃。是事先约定的。树德刚摸起筷子,只听爹口气生硬地说:“一去三年不回乡,钱是挣海海的了把?”他打个良,在心里揣摸:爹是在向自己要钱吗?当然是应该的,自己也做了准备。他先看了眼菊,然后放下筷子,

将手缓缓往衣兜里伸去，嗫嚅道：“工，工钱低……开销大……真没……”爹摇摇头，打断说：“拉倒吧，我和你妈一分钱也不要你们的，只想问问，挣不着钱还一个当和尚一个当姑子地撇家舍业，值当吗？”妈插嘴说：“过日子过的是人，你们可好，孩子三岁了才见了爹，这哪叫过日子呢？”树德松了口气，慢慢把手从兜里抽出来，重新摸起筷子，嘴里“是、是”地应着。其实爹妈说的这事他一直也在想，这三年受的苦自己有数，也包括菊，以后还要加上个保栓。一家三口该怎样过他咋能不去想呢？问题是这事不是想想就能到手的。有言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自己最期盼的是把菊和保栓接到城里，在那里安家，让儿子在城里受教育，这幅蓝图不仅是他，也是所有在城里打工的人的最高理想。可要实现又谈何容易？挣那么点工资连租间房子都不够，还能谈得上别的？那么放弃回家？那倒是“老婆孩子热炕头”，一家人不离不弃，可他不想如此，当初不正是不甘心一辈子像爹妈那般过日子才背井离乡的吗？他把眼光转向了菊，期望她能当着爹妈的面替自己说句话，可菊不接这个茬，埋头吃饭不吱声，他就叹了口气，说句：“反正也不是一时半时的事儿，再说吧。”

将儿子保栓接回家，“小崽子”就像不愿见他这个“外来爹”的面似的仍沉沉睡不醒，树德想把他叫起来，被菊阻止，树德心情落寞，而先前失败又被他视为重中之重的房事也没有得以改善。他总是放不开，畏首畏尾心里像揣了鬼，以前可不是这样，以前他可是骁勇善战猛冲猛打的，菊也配合上佳，腰肢起舞叫声连连，她叫的是一个不变的字：美，美，美……而现在菊却像死去了一般，无声无息。树德本来便信心不足，见菊这般更不知所措，愈觉不行就愈是不行，无奈只好草草收兵，却在心里留上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。

一夜身心疲惫，天快明时倒睡着了。一觉醒来窗户大亮。菊不在，听声响是在灶间忙活。儿子保栓已穿好衣裳，坐在他一旁炕上，瞪一双大眼，好奇地望着他。他的心不由得一热。现在他看清儿子的模样了，那面庞，那眉眼，的确很像菊，可谓眉清目秀的。糖又开始在他心里溶化着，化开的是一股浓浓的爱意。他一个高跳下炕，从包里掏出从城里买的米果糖，举在儿子眼前，说宝宝吃吧，吃吧，可好吃了。保栓伸出小手去接，张开小嘴笑了，一启嘴，露出两颗状如小铲子的门牙。这瞬间树德像被点了穴位，冷不丁一愣，时间、空间都不

存在,而随之出现的意识是:保栓的牙似曾相识,像他认识的一个人。是谁呢?他努力去想,一时却没想出来。他再看保栓一眼,小人儿正起劲儿地咀嚼米果糖,随着嘴唇的翕动,两颗突兀门牙诡秘地时隐时现着,似向他宣告着什么。这当儿,他一下子意识到一件天塌地陷的大事摆在自己面前,他的心像锥扎般疼了一下,丢下保栓,穿衣下炕。在正间他看见正在做饭的菊,他本想就保栓的牙让菊给个说法,但忍住了,二话没说,甩手出了门。

走在村街,树德竟弄不清自己要到哪里去,只懵懵懂懂地往前走,耳边不时响起村人“树德回来了”“树德吃了吗”的询问,他“嗯”“嗯”地应付着,而脑子整个被保栓的牙所盘踞:咋弄成这样?会有问题么?不至于吧,可……不知不觉来到村外水库边。这时他才醒悟:自己到这儿是想寻个清静地方好好想一想,想想保栓的门牙以及与其相关的事。这实在不是可以掉以轻心的事。如今,乐呵呵替别人养孩子的男人,不能说遍地,也是大有人在呵,轮到自己会成为其中的一员?水库结了冰,有几个半大孩子在上面擦滑(溜冰),他不由得想起自己小时候,那时这座新修的水库是他与小伙伴们的乐园,夏天游泳,冬天溜冰,春秋在水边钓鱼捞蟹。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,爹妈怕有个好歹,将他这根“独苗”看得很紧,总是在村头向这边大喊大叫,让他离开这危险之地。不是爹妈多虑,水库周边七八个村,每年都有小孩子淹死,或者掉进冰窟窿,最终也难逃一死。也正是缘于这些想起来便煞是后怕的记忆,在当他得知儿子保栓能撵蛤蟆时,便一再打电话叮嘱菊千万把儿子看好,不许到水库边玩耍。

眼下,除了远处冰上有几个孩子在擦滑,周边见不到人影,很是清静。树德找到了适合“想想”的地方,然而他脑里很乱,想什么都不得要领。当然,根本的问题他晓得,一切皆由保栓的两颗铲状门牙引起,就必不可免地要重新审视自己与保栓之间的关系:是他的种,或者不是。如果不是,那必然牵扯到菊,也就是说菊不声不响给自己戴上了绿帽子,生下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孩子。可他又很难断定。从保栓的出生日期看,菊是去城里与他相聚时怀上的,这似乎又没有什么可怀疑的。当然归根结底还得看保栓是不是自己的种,这是根本中的根本,如果不是,那就说明菊去城里居心不良,目的不是与他团聚,而是将已经怀上的野种与他挂上钩。就是那句“明修栈道,暗度陈仓”的话。这是

多么的可怕，多么的可恶。想到这，他满身血冲头顶，耳朵里嗡嗡地叫。他恨菊，这种恨前所未有的。

可是……然而……假若……树德的思绪飘忽不定杂乱无章，说到底他还是心有不甘，不愿往最坏处想，而摆在面前的事实又实在不容他欺骗自己。一时间，他的心绪像钟摆那样摆来摆去，终也没有结果。野地里风大，冷得彻骨，他便离开水库，返身回村。行走间保栓那两颗铲状门牙又不断在眼前闪动，挥之不去，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自己所蒙受的奇耻大辱。他端地觉得“小崽子”的牙已经不是牙，而是一颗钉子钉进自己心里，令他疼痛、窒息。

他没回家，而是来到爹妈家。二老正吃早饭，妈问他吃了没有，他答所非问，直通通说：“你们应该知道，保栓长得不像我。”爹停止咀嚼，拿眼看他。妈说：“保栓像他妈。”又说：“孩子像爹像妈无定规。”停停又说：“小子多数像妈。”他严正指出：“他的牙不像他妈！”爹用手摸摸嘴上的饭渣，说：“你以为养孩子像用模子扣，处处不差样？”说完似意识到什么，问：“你咋说这个？”他十分愤懑，心想保栓是不是他的种，不仅关乎他，也关乎马家、关乎你们，咋这么不负责任呢？他盯着爹问：“咱家老辈上有长保栓样的牙？”爹眨巴了几下眼，摇摇头。他又转向妈：“俺姥爷门上呢，有没有？”妈也想了些，说：“没有呵。”这当间，他的脸腾地涨红，朝爹妈吼句：“你们，你们在家是咋替我看的媳妇的？让人家抬去都不知道！”说罢抬腿就走。

出门树德便有些后悔了，觉得自己有些不讲理，爹妈不和菊住一起，又怎能替自己看住她呢？许多男人从未离家，不照样让老婆给戴上绿帽子？男女之事，一袋烟工夫就得，是防不胜防的，即使百倍警惕，总不能将老婆系在腰带上。转念一想，如果他能追查出那个人更好，追查不到就直接问菊，不，不是问，是追查，是讨伐！到了这份上，已不再有夫妻情，有的只有恨。

他急急往自己家里赶，在街上却遇见同学兼儿时好伙伴树江。树江他是无法回避的，就站住了。树江在广州打过几年工，后来回村竞选村长，没选上，也没再走，许是想着东山再起。见到他树江很是热情，非拉他到家里喝酒不可。凡事怕勾引，树德凭地就生出欲一醉方休之念。另外，他也想从树江这里讨点口风，摸摸村里人对他的事有没有什么议论。

酒喝起来,树德便试探着问树江看没看见他的儿子保栓,树江说看见了,挺好的。在灶间弄菜的树江媳妇插言说孩子可俊,像他妈的。树德问你看仔细了?树江媳妇走进里间将一盘炒蛋放在桌上,说我还抱过呢,咋能看不仔细?树德不舍气,又想往保栓的牙上扯,冷不丁觉得不妥,这不是贼不打自招吗?便屏住口。他稍稍有些心安,原来村里人并没觉察出什么。

平常树德酒德不差,能自我约束,而今日心里塞着块“石头”,就不论胡了,不用树江敬让,自己接连往嘴里倒了三杯“牟平烧”,点上的一支“大门前”还未抽到头,舌头就打不了弯了,情绪也变得激愤,涨着脸大骂不休,骂拖欠他工资的老板汪胡子,挂连着拖欠汪胡子垫资的质监局。一旁的树江媳妇见状不住给男人使眼色,树江就将酒瓶子掌控起来,劝树德少喝酒多吃菜,安慰道:“树德你这算不差了,终归把钱讨回来了,说起来也没损失啥。”树德瞪着眼顶他:“谁说没损失,俺?!谁说没损失?!”树江说:“钱要回来了,还有啥损失?”树江愤愤想老子损失可惨,不是用钱能补上去的。这话没出口,又继续大骂汪胡子和质监局的贪官。

树江有些不明就里,觉得树德一切好好的却要酒疯,好没道理。为改变气氛他赶紧换了个话题,告诉树德去年春节班上同学搞了个聚会,好热闹,还合了影。他指指挂在墙上的一张大照片:“只可惜缺了你,潘功,还有章启元。你知不知道,章启元犯了事,在杭州偷摩托判了七年。”

树德的心一震,酒顿时消了许多,为章启元的遭遇,也不完全。打工的在外面犯罪,这样的事多如牛毛,公安抓十个起码有八个是乡下进城的。树德的震惊更多是由章启元联想到自己。也就在保栓生下来的那年春节前夕,他思家心切,想回家又身无分文,陡地生出干它一票的念头,很强烈的,豁出一切,不过最终还是刹了车。章启元的事令他后怕,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,又问树江:“那么潘功……”

树江说:“潘功更倒霉,在工地扔砖,上面的人没接住,掉下来砸在脑袋上,把他砸失忆了。”

树德又是一惊:“失忆了?”

树江说:“嗯,把什么都忘了,在街上流浪,老是自言自语:我是谁?我是

谁？这么过了几个月，电视台播了他的像，被工地上的工友们发现了，才通知他家里人去城里把他领回来。”

“现在呢？”

“还那样，同学们去他村看他，他一个也不认识了。”

树德愣了半晌，起身去看墙上的照片，潘功和章启元的遭遇无形中唤起他心中五味杂陈的情感。有言“君子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”，大伙奔是奔了，奔向四面八方，可有谁奔出个啥前程来？他扫视着墙上的照片，边看边在心里念叨：康本和——小康庄；周敏——河西；王普通——埠后村；李保峰——苇子村；毕可勇——毕家庄；于永琪——于家泊子；马树江——同村……端详着自己十分熟悉的面庞，同时回想着留在脑海中的种种趣闻逸事，心潮不由得波澜起伏。越过几个人，他的目光在一张长瘦脸庞上停住，不由得打了个激灵，差点喊出声：啊，高玉奎！居于照片边缘的高玉奎像全场所有人一样启齿微笑着——那是在听令喊出“茄子”的那一刻绽出的标准笑容；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，高于奎的两颗收拢不住的铲状门牙从双唇间突兀出来……

啊，啊！高玉奎！你，你，你……！树德在心里暗自呼叫，一遍又一遍，刚消下去的酒重新涌上头顶。

树德急匆匆离开树江家，震惊中神智异常清醒，晓得再待下去自己将不能自持，会彻底爆发，在树江两口面前将底兜出来，他不容许自己这样。出了树江的家门他疾步向爹妈家奔去，此时此刻，他已胸有成竹地将菊与她娘家村的高玉奎联系在一起，但是，他又不敢相信，有些蒙。

进门见爹在院里搅拌缸里的猪食，妈站在猪圈外面给猪添食，树德大声喝问：“你们，你们，知不知道有个高玉奎？！”

爹妈停下手，一齐看看树德，一头雾水的样子。

树德又问：“高玉奎？保栓姥爷村的高玉奎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长了两颗铲牙……”

“……”

“和保栓一样的铲牙……”

“.....”

“真,真是老糊涂了!”树德一跺脚离开了爹妈家。

树德又急急往家里赶,他觉得事到如今,必须与菊摊牌,他甚至提前想好:如果事情落实,就——离婚。

快到自家门口时,他看见菊窈窕的身子正站立在厢房屋顶上,挥动木锨翻晒花生,被风吹散的头发在她俊秀的脸上拂来拂去,现出一副迷人风姿。他的心动了一下,想起那句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”的话,而自己却忽略了,将菊一个人留下来,也就留下了后患:菊这样的女人不可能不被男人盘算。想想,那年是应该回家与菊一起麦收的,就算拿不到工钱,也应按时回家,不让坏人有空子可钻。树德懊恨不已,不由得狠狠咽下口唾沫。他不晓得菊是否看见他,他却不再看菊,向家门紧走几步。

听见门响,菊居高临下地望着他,神情有些异样,却没说什么,放下木锨,踏着木梯往下走。树德一直望着她,直到她的双脚站在地上。

你讲,你讲,你和高玉奎究竟是咋回事? 俺?! 这是树德准备在肚子里的一句话。

而当菊面对着他,却不知咋的,他这句已快到喉咙的话,竟又咽进了肚里。

菊轻声问:“吃饭了吗?”

树德顿了一下,随后摇了摇头。

菊赶紧往灶间走去。

一切又恢复正常,自是非正常的正常,这不是树德想望的情形,他为此暴躁不安。而到了黑下,“重中之重”又提上议程,他不晓得在这种情况下该不该动菊,他想动,又不想动,最终还是没动,他似乎觉得这涉及某种原则,而守住了原则,却弄得他辗转反侧彻夜难眠。为此他也很恨自己:到这般田地还这样没出息。

一连几天,树德的全部火气都集中在高玉奎身上,尽管事情还没完全肯定。他想通了,与其从菊那里落实,不如干脆找“狗日的”高玉奎,这种事归根结底是男人间的事。到目前为止,门牙,还有菊与高是同村,这两项皆是疑点,而加在一起,事情已差不多是板上钉钉。想到这一层树德不由得倒吸一口气,

此时此刻，他恨高玉奎已甚于菊，连杀他的心都有，他也真的准备了一把短刀，以备需时一用。血性男儿，在这种事上向来你死我活。

树德仇恨填胸，箭已搭弦。他觉得应先与高玉奎联络，约他见面。高玉奎的电话号码，菊应该知道，可不能问她，她会警觉，会向“狗日的”通报，“狗日的”就会有所准备，或者干脆逃之夭夭。

想来想去只有找树江。为避免树江起疑心，他绕了个弯，要了高的同村、外号“鸡毛腚”的王普通的电话。高、王二人在班上很要好，且都没外出打工，必定会有联系。他就找了王普通，王普通超级热情，在电话里问长问短，还邀他去他那里玩，说到时拉高玉奎一块喝酒。不说高玉奎还罢，一说高玉奎树德便气不打一处来，他“啊、啊”地应付几声，待对方报出高玉奎的电话就赶紧挂机。

树德立刻给高玉奎打电话，怕晚了王普通会先他打过去通报情况，依照王普通的“鸡毛腚”性情，这是完全可能的，如那样“狗日的”高玉奎就会不接他的电话，那就难办了。无论树德的担心是否多余，他终归还是没让王普通占先，他打给“狗日的”电话通了，“狗日的”那熟悉的尖尖的声音传来：“是谁呀？”

不知咋的，树德听见高玉奎的声音心顿时狂跳起来，一时话都说不出来，连气也喘不匀，这倒好像是自己做了亏心事。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，这时又听到“狗日的”很不耐烦地询问：“喂，说话呀，你是谁？”

他压住喉咙里的一口气，回答：“马树德。”

只听对方“啊”了一声，像被什么咬了一口。这无端的惊慌似乎向树德暴露出心中有鬼。

他咬咬牙：“我是马树德，怎么，不记得了？！”

高玉奎又“啊、啊”了两声，后顿显热情，说：“啊，是树德老同学，你回来了？工钱拿到了是吧？”

树德的心又像被扎了一下，恨恨地想：看来更没有疑问了，“狗日的”连欠薪的事都晓得，不是菊告诉他，还有谁？他说：“我是回来了，你不欢迎是不是？”

“啊啊！老同学，这话怎讲？欢，欢迎，欢迎，咋能，不欢迎呢？”对方慌乱应对。

树德“哼”了声，说：“你欢迎也好，不欢迎也好，反正我回来了。”

对方沉默。

“高玉奎,你知道我为啥给你打这个电话么?!”树德厉声质问。

对方仍然无语。只有传过来的喘息声。

树德不想再与“狗日的”兜圈子,说:“姓高的,我们见见面吧。”

“见面?”

“对。”

“在哪儿?”

“水库。”

“水库?”

“我们村后的水库边!”

“啥时候?”

“明天中午。”

对方再次沉默不语,过了许久方说:“树德,能不能拖一天呢?明天,明天我有事……”

树德觉得没必要在细节上计较,只要他能来就行,于是回答:“那就后天。”后“啪”的一声将手机盖扣下。

事实上这个电话已经将事情给出了明确答案,树德的精神几近崩溃,一个自己的老婆一个昔日的同学高玉奎,两人联合起来毁了他的全部生活,使他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。他又百思不得其解,菊怎么能和高玉奎搞在一起呢?只为是一个村,从小熟悉?可高玉奎是个啥玩意儿?是“老母猪打猎要跑没怕要咬没咬”的无能之辈,他,他凭什么……他听人讲过,一个成功男人总不免回望曾让自己动过心的女人,会依仗优势去接续旧情,了却往日心愿。可“狗日的”高玉奎他有这个资格么?没有的,说到底他连自己都不如。而说到菊,觉得她同样没道理,就算自己长年不在家,有些守不住,可那也得忍呵,自己不照样忍着?有工友拉他去找小姐,一次次,可终归没去。退一万步讲就算耐不住,也不该去找高玉奎这么个下三烂呵。他记得工地上一个外号“聋哑人”的工友,“聋哑人”和老婆一起出来打工,他干建筑,老婆干发廊。都晓得他老婆是“小姐”,连他自己也清楚,可他甘当“聋哑人”,视而不见,充耳不闻,有回喝

酒，喝多了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还恬不知耻地吹牛，说自己老婆是“小姐”不假，可她从不乱接人，接的都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。当时，大伙对“聋哑人”是那么的蔑视，骂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缩头乌龟。可现在，树德无形中也与“聋哑人”有着同样的意识，觉得要是菊找的是个高于自己的人，尚情有可原，可她找的是高玉奎这么一个连自己都不如的鼠狗辈，这让他感到格外的屈辱。他觉得天地黑暗。

复仇心切，树德等待着与高玉奎短兵相接的那一刻，而与菊却一直没“接火”，处于冷战状态。他晓得，菊对他的行动是知情的，“狗日的”一定会告知她。他也晓得，自己是不能原谅她了，也不应该原谅她，她太让自己伤心了。而她，如果知错，就应该有个态度，应该对他表示点什么，哪怕是……而她到现在连句话都没有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

“离婚，离婚，老子要离婚！”树德再次站在爹妈面前竟然忘了自己的辈分，以近乎咆哮的声调将他的决定宣布出来，没一点商量的余地。经苦思冥想，他终是从混乱的思绪中理出个头绪，原来看似复杂的问题其实也很简单：和菊离婚。让她带着大牙板崽子走人。

打量着自封“老子”的儿子，树德爹妈愣是给吓着了，两人你看我我看你，没放出声。

“你们，你们，倒是听见了没有？嗯？！”树德仍然火气冲天，好像要把这笔账全算在爹妈身上。

不料，回过神来的爹却给他算了一笔账，说：“离婚！你倒说得轻巧，你晓得当初为给你娶这门亲，家里花了多少钱？三万七千块呵，整个家底都光光的了，你还要俺们再攒钱给你娶二房？俺！”

树德翻翻眼珠，说：“再结婚不要你们管，我自己解决！”

“解决个屁！”爹发怒了，用手指点着他，“你，你小子有多大的能耐，靠那一亩半地？靠到外面出苦力？”

树德嘴硬：“离了婚，我就打光棍，一样过。”

爹吼道：“你，你打光棍就不是马家的后，从此不准再进这个家门！”

树德张张嘴，声没出来。

妈与爹一致：“离啥子婚哟，离了再上哪去找保栓妈这么齐整的人儿？”

树德苦着脸摇头，他晓得，妈一直觉得她这辈子最心足的是给儿子找了个漂亮媳妇，走到街上腰板挺直。可现在，她还糊涂，不离，菊能和自己一心一意过日子么？还有，更要紧的，就算她改过，可多出个小人咋处理？他就把这个问题端到妈面前，说：“你说，保栓……”

妈知道他要说啥，打断说：“栓保咋？咱养着，现如今孩子稀罕，小子更金贵，讨还讨不到呢。”

树德没想到在保栓这事上妈竟然是这种态度，哭咧咧说：“妈，你咋不分青红皂白呢？栓保他，他不是咱妈家的后呵！”

妈说：“不是就不是，以后和菊再生个咱自个儿的。”

树德不由得一愣，妈这个主意他倒没想到，他觉得这基本上是个馊主意，是自己断然不能接受的，经济负担不说，在心理上就接受不了。别人的孩子，龇着像他爹的牙一年到头在自己眼前晃，这怎么行！再说，纸也包不住火呀，哪天让人家从牙上看出破绽来，事情会糟上加糟。可是，可是要说到坚决离婚，心里撕撕拉拉总还有些不情愿，不是为爹给自己算的那笔经济账，而是内心对菊还有所留恋，有言“一日夫妻百日恩”，何况自己喜欢菊，这个，他不承认都不行。他深深叹了口气，进门前自以为已理清的思绪又混乱不堪了……

许是报仇心切，那天树德早早来到水库边，等着“狗日的”高玉奎到来。他清楚，无论他和菊的事怎样，“狗日的”必须清算。这是铁定的事。天有些阴，冷风嗖嗖。水库冰面空旷无人。他觉得“狗日的”不会像他这么积极，便下到冰上，欲活动活动御寒，刚要迈腿，眼睛的余光看见一个戴着大口罩的人从远处走来。因其怪异（正宗庄稼人即使在冬季也少有戴口罩的），他无法断定那人就是他召来的高玉奎，便站定等着，那人却是一步一步向他走来，愈来愈近，当他能够确定就是自己的仇家，心像弹弦子般“噹”的一声响，下意识用手碰碰那把藏在棉衣里面的短刀。

那人在距树德七八步开外处停下脚。对一个“熟人”尚保持这般远距离，显然是心怀鬼胎，有所防范，怕他二话不说便出手。他迅速瞥了树德一眼，又迅速把头低下，嗫嚅道：“树，树德，你……你早来了？”